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诗

名 家 名 作

原 版 库

手
掌
集

王辛笛
著



手掌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

手掌集

王辛笛

据一九四八年八月森林出版社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序

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委托，我在去年十月，接手原版库的选编工作，先是散文，之后是小说、诗歌。现在，散文部分已然出版，小说早已交出，新诗也大体编排就序了。

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项工作，无非是基于将那一时代的作品梳理一过，为阅读与借鉴提方便。并无更多意图。

关于选编工作，阿英先生在《夜航集》中说过一段很得甘苦的话，他说选编是一件大事，所选的本子，如果做得出色，“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更能不朽的。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好的选本，往往是不容易消灭。理由是：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粹成分，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不多的时间，来了解更多的东西，但这样的选本，决不是‘随意挑选，拉杂成书’的一类。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如果选家是优秀，肯把选书当作一种事业，认真来做的话。”至于我现在做的这项工作，自然比不上选本，可以把几个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精华荟萃，但，有一点相通的是，选好作家的代表作，也只有“当作一种事业”才能做得好的。而且，除认真外，还应该是行家。我虽然对中国的诗做过些研究性工作，但并无高明深见，自接受这一工作后，颇感吃力。最简捷的办法是向前辈与行家请教，为此

给牛汉、吴思敬、刘福春等师友添了不少麻烦，是应该深谢的。

做过选编工作的人，大概都遇过访书的困扰。因为访书是选编的基础，访书不得，也就无书可选。中国的新诗从本世纪初叶萌孽，至今不足八十年，但要访得较有价值的本子（不仅指版本），却比登天还难。这类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垃圾，只有做还魂纸的资格。近年却又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更难得一见。于是有些原该入选的书籍，只有阙如。这是必须说明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限于选编原则，有些诗家在1949年之前，没有单行本行世，也不能收录，这是十分遗憾的。但，尽管如此，收入本书库的，也还不少，即：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郭沫若、宗白华、俞平伯、冰心、徐志摩、闻一多、王独清、李金发、穆木天、冯至、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林庚、何其芳、阿垅、王辛笛、田间、陈敬容、郑敏、废名等二十五位诗人的代表作。读那时的新诗，真有些百感交集，时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触。仿佛那些诗，依然同我们今天的生命接轨。而时间也过得真快，且不说最晚的一本诗集面世已四十余年，就是从我开始这套书的工作，发端之时，还是去年的初秋，现在，不仅草叶黄了绿了黄了，而且天地也已皆白，飘起了作为冬的标识的雪花，金字塔形的松与桧也将油绿褪成乌黑，装点成圣诞树的模样了。在这样的时候，免不了回顾过去的工作，我不敢说，有多么精彩，但无愧于心的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敢懈怠半分。现在，可以放松一点了吧。当然，也不能免俗，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一些愉悦，至少是从始至终全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顾志成与奚跃华两位先生。同时也希望听到一声两声打破寂寞的音响。这又免不了戏台里喝彩之嫌。但是，不

为僧，不知头皮冷，于是写下这些原可不说的话，权作序。所谓
斑鸠嫌~~人~~，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

王彬

1993年11月19日

诗坛都已淡出，但他的诗却在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那“含蓄而深沉”的诗风，对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既不是“朦胧派”的朦胧诗，也不是“新月派”的新月诗，而是“九叶派”的诗。他的诗，既不是“现代派”的现代诗，也不是“传统派”的传统诗，而是“新诗派”的新诗。他的诗，既不是“象征派”的象征诗，也不是“意象派”的意象诗，而是“意象派”的意象诗。他的诗，既不是“朦胧派”的朦胧诗，也不是“新月派”的新月诗，而是“九叶派”的诗。他的诗，既不是“现代派”的现代诗，也不是“传统派”的传统诗，而是“新诗派”的新诗。他的诗，既不是“象征派”的象征诗，也不是“意象派”的意象诗，而是“意象派”的意象诗。

辛笛(1912—)，原名王馨迪，生于天津，祖籍江苏淮安。

辛笛是九叶派诗人。他在3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是九叶派的长者。1949年以前他的诗集有《珠贝集》和《手掌集》。作为现代派诗人，辛笛的诗注重意象，注重内敛、含蓄，在九叶派诗群中成名最早，同是九月派的诗人唐湜，曾经评价他的诗风，较之戴望舒“似稍深厚，但因而就没有他的飘逸了；比之卞之琳似稍含凝，但因而就没有他的精致了。”唐湜认为，辛笛的诗清新、自然，“完全是透明的意象，没有一点挂碍。”作为诗人，“我们不能说辛笛先生是一个博大的诗人，正相反，他的最大的缺憾似乎正是他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字风格的单薄与僵巧，他所急需的正是一份深厚与淳朴。他的轻巧的华彩与细腻的呼息正好使他的诗显得不够有力，但这却并不妨害他有一份克腊西克的气质，圆润而晶莹，在深沉的思想皆化为清晰的精神风格与感情等价(Emotional equivalent of thought)，和谐而中节，没有浮虚的伤感与过分的夸大；凡假托意象而抒情时，总那么伸缩自如；而凡直接欲有所呼唤或有所叫喊时，却总显得局促不安。”(《新意度集》)辛笛真挚严肃，忠实于时代，忠实于自己的良知，40年代以后，他的创作渐趋坚实，显示了一种风格的转向。他在1948年的《风景》中写道：“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

野间的坟/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夏天的土地绿得丰饶自然/
兵士的新装黄得旧褪凄惨/惯爱想一路来行过的地方/说不出
生疏却是一般的黯淡/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风
景!”唐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新诗多少还是一个使人焦
虑的问题。一方面要设法继承中国传统(活着的生活,活着的
人与风格的传统),继承传统的中国气派与精神,一方面又要
设法接受进步的世界新传统,这决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论者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一切有待于诗创作的实践。”中国
的新诗所以一步步地成熟,是同一代代新诗创作者的努力分
不开的,当然也包含辛笛在内。

《手掌集》1948年1月由森林出版社初版,8月再版。这里
依据的是再版本。分“珠贝篇”、“异域篇”、“手掌篇”,收诗46
首,罗纳了辛笛从1933年7月至1947年8月的诗作,他的名
篇,相当部分都收在里面了。

目 录

珠贝篇

弦 梦.....	3
夜 别.....	4
印 象.....	5
怀 思.....	7
生 涯.....	8
航.....	9
款步口占	11
冬 夜	12
FAREWELL	13
二 月	14
潭 柏	15
丁香、灯和夜.....	16
垂死的城	17

异域篇

挽 歌	21
-----------	----

秋天的下午	22
十月小唱	23
月夜之内外	24
休战纪念日所见	25
寄 意	27
对 照	29
再见,蓝马店.....	31
刈禾女之歌	33
RHAPSODY	35
卖轻气球的人	38
短 意	40
门 外	42
孩 子	45
零 羽	47
一 园中	
二 题 Van Gogh 的画	
三 老乐工	
巴黎旅意	49
杜鹃花和鸟	51
识字以来	53
姿	55
月 光	57
流浪人语	58
回 答	59
手掌篇	
手 掌	63

布 谷	66
文明摇尽了烛光?	69
夏夜的和平	71
夏日小诗	73
寂寞所自来	74
憔 悴	75
警 句	76
逻 辑	78
阿 Q 答问	79
赠 别	80
后 记	82

珠貝篇

"Margaret, are you grieving
Over Goldengrove unleaving?
Leaves, like the things of man, you
With your fresh thoughts care for, can, you?
Ah! as the heart grows older,
It will come to such sights colder
By and by, nor spare a sigh
Though worlds of wanwood leafmeal lie,
And yet you will weep and know why.
Now no matter, child, the name;
Sorrow's springs are the same.
Nor mouth had, no nor mind, expressed
What heart heard of, ghost guessed:
It is the blight man was born for,
It is Margaret you mourn for."

Gerard Manley Hopkins:
Spring and Fall; to a young child.

弦 梦

浓荫绽开着棋子的白花
静的长街上
繁促的三弦响
一人踏着步来了
又竟自去了
而遗下一团绿的梦
怅惜的梦
他是个失落了光明的人呢
不怕光明就照在他风尘的颓鬓
可照不亮他的眼睛
往日徒然是青的烟
给他往怅惜里缠
他是去寻那失落了的边沿么
不 弦语已尽够他温存着了
怅惜原是他的本分

一九三三年七月炎夏

夜 别

再不须什么支离的耳语吧，
门外已是迢迢的夜了。
憔悴的杯卮里，
葡萄尝着橄榄的味了呢。

鞭起了的马蹄不可少留。
想收拾下铃辔的玎珰么？
帷灯正摇落着无声的露而去呢，
心沉向苍茫的海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泽南归前夜

印 象

流 流
蒲藻低下头
微风摆着得意的手
满河的星子
涨得和天一般高
一似看花的老眼
逗出盛年时的笑
或是秋天的草萤
起落平林间
十五年前的溪梦
向我走来了
一个仲夏之夜
在大人的蒲扇下
听过往的流水说话
有时也听了
鬼的故事
红纱的灯笼
送我回家

灯笼后的影子
随着无尽的日月
也是那么
一晃一晃地
独自成长了
成长了
又来听流水的嗟嗟

一九三四年四月
一个自燕京回清华
多星的夜晚

怀 思

一生能有多少
落日的光景?
远天鸽的哨音
带来思念的话语;
瑟瑟的芦花白了头,
又一年的将去。
城下路是寂寞的,
猩红满树,
零落只合自知呢;
行人在秋风中远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